



## 折牙签 王张应

媛宝两岁时，最喜模仿。大人做什么，她就学什么。那日午饭后，我拿出牙签瓶子，晃荡一下，倒出一根牙签，准备剔剔牙。牙签未进嘴巴，小家伙叫起来：“那是什么？给我看看！”

天啊，这么尖锐的小竹签可不能到她手上。尤其不可现在就让她知道，这个针状的竹签是用来戳牙缝的。她一旦知道牙签的用途，说不定就会抄起一根牙签往自己嘴里戳。两岁的娃娃，当然没有使用牙签的必要，她还不具备使用牙签的能力。

她要“看看”牙签，定不能给。我不小心惹出麻烦，只好自己想办法收场。无论怎么说，在她这么小的时候，绝不能让她拿到牙签。我赶紧移开牙签，两指捏住，放到眼前，仔细端详起来。边看边对小家伙说：“这东西是不能玩的，它是危险品。你看它两头尖尖，针尖一般，不小心碰手会被戳伤，要流血的。”

我这么一说，小家伙有点怕。前些日子剪指甲时，指甲钳碰破了她的手指头出血了，吓得她“哇哇”大哭。从那以后，一听说“流血”她就紧张。实际上，她还是挺坚强的，去社区医院打疫苗，别的小朋友针前针后都在哭个不停，她却主动躺到注射台上去，朝护士阿姨伸出手臂。打完针，自己从台子上爬起来，若无其事地离开。怕流血，不是她胆小，是她有了初步的安全意识。

听我说牙签是“危险品”，它的尖端能戳伤人，让人出血，小家伙便盯着牙签看，似乎看清楚了牙签两端的锋芒。但她不明白，既是“危险品”，我为何要碰它，还将它拿在手里。“扔掉！”小家伙以命令的口气冲我吼。“不能扔。将它扔到地上，后面清洁卫生时，它也可能戳人。”我当然不能完全听她的，随手将牙签扔在地上。“不是扔地上，是要扔到垃圾桶里去！”小家伙告诉我应该怎么扔。她已养成初步的清洁习惯，无论在家在外，垃圾决不随手扔弃，总要送到垃圾桶去。去年冬的一天，我带她去公园里晒太阳，喝完一盒吸吸奶，她便吧嗒吧嗒跑开去，将空牛奶盒子扔进路边垃圾桶。

“不可以，不能将牙签直接扔进垃圾桶。”我这么说，小家伙有点懵。她不解地看着我，心里肯定在嘀咕：这不用扔的牙签就是垃圾，为何不能扔进垃圾桶？

“因为牙签戳人。直接扔进垃圾桶里，在楼下垃圾房里整理垃圾的老爷爷老奶奶不知情，弄不好会戳伤手的。”我这么说，小家伙就明白了，为何不能将牙签直接扔进垃圾桶。但她还有疑惑：“牙签不扔进垃圾桶，又该扔到哪儿呢？”我告诉她，这牙签最终还是要扔到垃圾桶，扔掉前要做一些处理。先将牙签折成三截，留竹皮相连，并不完全折断。再将折成三截的牙签构成一个三角形，使得牙签两个尖端相对构成一个角。这样，牙签的尖端锋芒便内敛一些，不直接针对人，大大减小戳伤人的可能性。然后，找来一只可以扔弃的空玻璃瓶，将折成三角形的牙签装进瓶子，拧紧瓶盖，从瓶子外边看得清楚瓶子里装的是什么。

我并没将那只装有一根被折成三角形牙签的玻璃瓶子立即扔进垃圾桶，而是敞口放在桌上。敞口瓶子待在桌上，它在等待瓶中牙签的伙伴。一根牙签太孤单了，需要等它的伙伴们都到了，那只瓶子才会盖上盖子，离开桌子，到垃圾桶里去。

找出家里所备牙签，大半筒竹制牙签，约摸一百多根，将它们一次用尽。坐在桌子旁，一根根从筒里抽出牙签，一根根折成三段，构成一个个小小的三角形，放进玻璃瓶里。那日午后，我们祖孙俩面对面坐着，老的活动双手，幼的盯着细看，花费近一个小时，折完所有牙签。那只容量约300毫升的玻璃瓶子，装了大半瓶并不规则的小小三角形。而后，那只玻璃瓶子带着那些被折成三角形牙签下楼了，进到小区垃圾房里。从那以后，我再没用过牙签，家里也不备牙签。什么时候可以重新启用牙签？估计得在三四年后。上了小学的媛宝，可能对牙签不再好奇，牙签于媛宝来说已不再是“危险品”。那时候，我们饭后取根牙签剔剔牙，媛宝对那些牙签估计看都不看一眼。

## 诗词五首

许厚今

## 水调歌头 贺杭州亚运会

秋激西湖水，风卷浙江潮。杭城亚运雄起，逐赛竞天骄。喜看中华儿女，虎跃龙腾亮剑，对决万人骁。夺冠金牌榜，一展志名超。

湖山阔，荷桂共，冽香飘。群英同庆，文体结响奏云韶。见证亚洲异彩，成就和平梦想，构筑比心桥。美美江南忆，情满醉良宵。

## 秋山

秋山光景好，飒尔习风凉。  
石径花清绝，溪桥水碧长。  
云庄红叶掩，霜木露禽翔。  
爱晚亭中坐，诗吟杜牧章。

## 秋水

湖上嬉秋水，风光一镜明。  
白云天共渺，红叶岸相盈。  
芦苇深丛荡，霜禽浅渚唼  
莲舟摇曳处，喜听斗歌声。

## 秋望

丽日乡村望，秋收正赶场。  
高粱燃火炬，稻谷沁花香。  
儿女歌呼乐，机车刈获忙。  
夜来篱菊下，共饮话丰康。

## 秋吟

绿叶染红黄，凉花带露香。  
行云闲出岫，归雁逐南翔。  
山水优游逸，农功套作忙。  
四时周变易，秋实毓春芳。

## 爸爸妈妈结婚啦

解红光

其才听说父亲病重住院，丢下热爱的歌唱生活回到老家。父亲的诊断书在他手心里颤抖，脑瘤，从未想过的词醒目地写在父亲的病历上。前几年家里贫困，兄妹几个读书，爷爷奶奶长期有病，母亲照顾家，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工地上打工维持一家人生计，村里给评了“贫困户”，一家人吃低保。自己大专毕业没几年，父亲竟得了这样的病！其才歌唱得好，毕业时学校有个音乐老师推荐他去北京闯闯，父亲极力反对，骂他不务实，“出去就别回来了，农村娃还到北京去漂！”这几年，其才因为赌气，几乎没跟家里联系。

好在这几年，其才在北京得到音乐专业人士的指导，进步很大，又学会了乐器，只要有挣钱的演出，圈内好友们都不同他争，他经常连轴上场，在那个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

一阵秋雨一阵凉，其才穿的是短袖T恤，他打了个寒颤，想着父亲，脊背更加发冷。医生叫他：“5床家属，过来一下。”起身猛了，其才差点一个踉跄摔倒。打病房门口过，看到父亲正在同邻床说笑，父亲黑瘦的手臂一划一划的，好像在比划他儿子歌唱得是如何如何好。看到父亲背后对儿子的“吹捧”，其才很后悔，几年不打电话回家，更不联系父亲，此时，心揪得更紧了。

医生安排了手术日程，其才感谢的话说了不下一箩筐。脑海中一遍一遍地回放着医生说的手术的百分之多少的成功率，多大多大的风险。当前管不了那么多了，其才急着凑钱，可是这笔钱从哪落实呢，他变得焦虑不安。晚上，远在北京的圈内好友们不停地有人发信息询问，关心他父亲的病情，有的人替他想办法让他搞个“水滴筹”啥的，毕竟如今赶上自媒体时代，网络功能强大到往往让人出乎意料，众人拾柴火焰高，众人踩你秒秒消。

父亲的病一天比一天厉害了，他头疼没门只好抵在墙上，父亲提出：“回家，不治了！”早上看到隔壁房间一个病人花了几十万元做了手术，还是没能留住性命，父亲说他要躺在自家床上终老，其才不同意出院，耐心地做父亲的思想工作。父亲手术的日期近了，其才带着他做术前各种检查。父亲不配合，拒绝排队做检查，脾气也大，经常摔碗摔杯子，要知道，父亲平常在家连打碎个碗也要心疼几天。母亲从家里带来亲戚们凑的十多万元，转达了村长说的话：“放心治，低保报销比例大，村里还会尽全力申请二次报销，全村人也会积极伸出援手。”

夜晚漫长难捱，其才等着父亲在龇牙咧嘴的疼痛中渐渐睡去，掏出手刷着朋友圈。叮咚叮咚，来了一串语音，他聆听后忽然站起身，悄悄地走到走廊尽头，听了一遍又一遍，感觉周身渐渐暖了起来。

第二天傍晚，其才去接站，搭档华如自北京来了，华如是其才在北京认识的一个大他五岁的音乐搭档，一个浑身散发光芒的姐姐。

次日，父亲手术进行得还算顺利，九个小时的等待，家人犹如等了一千年。术后护理很难，注意事项特别多，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父亲，瘦弱无力，一捆木柴般动弹不得。医生护士穿梭不停，华如和母亲也寸步不离守在病房外，因为医生让家属随喊随到。华如盯着那个扁扁的玻璃窗口，生怕错过医护人员的任何一声呼唤。她把牛奶和稀饭温热了才让护士打进父亲的胃管，臂弯的点滴都用暖水袋焐着，纸尿裤整包递进去……其才没有想到华如这个搭档、这个自己还未来得及向她求婚的姐姐，竟是这般细心、耐心。

去北京第二年，其才每晚都固定在一个酒吧唱歌，华如带着一个叫运运的女孩也来唱夜场，其才一直以为她是做母亲的人。直到有一天几个媒体人采访华如，才得知小女孩运运是她在地下通道唱歌时捡来的。

父亲终于出院了。华如告别其才一家返回北京，临走之前掏出一张银行卡，告诉其才妹妹，密码是六个6。半年后，华如带着女儿运运再次来到其才家。这次全村庄乡邻们忙得热火朝天，张灯结彩张罗其才和华如的婚事。运运为他们两个证婚，小小年纪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让大家掌声不断：“今天，我的爸爸妈妈结婚啦……”一时间这个事在当地传成了佳话。

村里同意，政策扶持，其才夫妇把自家门口的一个大池塘承包了下来，并挖深、扩大，搞起了智能生态养殖。华如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去鱼塘。华如看着清凌凌的水里鲜虾在网箱里怎样跳舞，一群群鱼儿怎么伸头吮露水，黄鳝泥鳅怎么活蹦乱跳在水草里扭着秧歌，便高声大嗓合着它们的节奏唱歌，一天天一年年。乡亲们开玩笑说：“华如，你家鱼虾为啥这样鲜美？是听歌长大的吧，鱼虾身上都带有音乐细胞？”

几年来，大家对其才都有小小的嫉妒，娶了这么漂亮的老婆，还这么能干。其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华如就是一道光，走到哪里哪里亮。”